

五四六年

覺群週報

創刊號

第四
六十九
十六十七十八
期

僧伽與政治

太虛

問政而不予治——覺羣社

去年海潮音月刊曾刊出過宗教徒應有國大代表一文，本年一二月間醒心會寄余論應組「佛教政黨」一篇，繼而在案出家少壯佛徒時余倡導組織者不下十餘人，間詢長老緇素，則緇素持重，大多不以為可，余亦遲遲未決。頃又有長春般若寺道源來書，所言尤為激切，同時得緬甸通訊，則云緬僧在日軍侵緬前多數參加政治運動，日軍侵入時，且多參加軍事行動，但聯合國勝利後，緬政府則以僧律禁僧預政，而戰前緬僧約為二十萬人，今則僅七八萬人矣，長老僧亦多還俗者，不無昔盛今衰之感；參政則易隨政治興敗，其勢然也。而錫蘭近亦以哥倫坡智嚴學寺少壯師生為主幹僧伽參政運動，已成具體而微的政黨，然老年僧長施主以其違比丘律，咸極反對。錫蘭如要保持比丘律，自應超然政治之上，且其地十分之八九的多數皆為佛教信徒，佛教徒自能佔政治權優勢，擁護佛教，僧不參政，其在國家與社會的地位反見尊崇。但中國則僧受比丘律後即受苦薩律，向以苦薩律為歸，而藏僧（喇嘛）亦然，其一部分喇嘛且為執行政治官吏，僅不婚娶異俗官耳。然超政遇政府與社會推教易遭破滅，從政亦易隨政府而倒，二者利弊各關，況今中國無論在政府在社會，尙無在家佛徒集團，足以擁護佛教，則僧伽處此殊堪考慮。今以多人對此問題的研討，余遂不得不加以深思熟慮，而於孫中山先生所說的政權治權，得一解決曰問政而不予治。

孫先生謂政是衆人之事，治是管理，政治是衆人之事之管理。又政權是人民有權議定政法，治權是政府有能治理國民，僧伽不得不是衆人之事中的衆人，所以於衆人中的本人或同人的事，不得不問。要問問衆人之事，講講其所感之禍害痛苦，所求福利安樂，不得不參加社會的地方的國家的合法集議，衆人之事的會所。所以對於有關之民衆社團及鄉區自治會議，縣參議會省參議會國民代表大會均應參加一分子，爲本人同人全民衆人議論，除苦得樂之辦法。但所參預的以此各種議事場所爲止亦即人民政權機關爲止，而執行五種治權的中央和地方機關，概不干求參預。換言之，只參加選舉被選爲議員，決不干求作官運

動作官將，（文官武官等）這有幾種弊病：一、此只動口動筆爲衆人悲願或善惡爲樂，以合於佛教慈悲化人本旨，而不問其用刑用兵去殺人殺敵犯戒。二、此只臨時出席會議，平日常行其素，不妨礙自修及弘教，一般民衆多難當選議員，爲進入從政服官的過渡，僧伽當選議員或國大代表有此公限，則免中央及地方官嫉忌懼。三、有此則對於佛徒痛苦事件可以呼救，佛教有害事件可以防止，與教利衆事件可以倡行，佛法真理正義可以宣達。四、如此做議員而不做官，不藉議員爲做官，則真可爲民代表與利除弊，易得多數選民。

第一卷第一期目錄

- 僧伽與政治 太虛
- 關於原子彈 太虛
- 爲中共進一言 太虛
- 以佛教爲中心的政治理論 王恩洋
- 偉大的佛教 關德棟
- 談變文 然
- 略談布施 芝
- 我們應重視中佛會章程 道
- 關於佛教組黨問題 福
- 太虛大師游杭記 善
- 一週人世、一週佛教 記者

六、如此則佛法只用理論，說服人化導人，以攝取民衆信仰，而不用任何威勢武力以強制人的教旨，亦得以貫徹。基此六重要義，我們中國現階段的中國僧伽，對於今所提出的

議政而不予治

願皆透徹了解，切實踐行。覺羣社先辦週報，後將擴大而辦日報，皆期以此義而爲佛教爲民衆而服務。名以覺羣者，僧的本義即爲「和諧合聚的羣衆」，中山先生解釋「羣體」中乃有人的功用，故須從自覺覺起，遍覺及他羣乃盡自覺覺他之義，亦即覺羣社之爲覺羣社的社旨。

以佛教為中心的政治理論

佛武居士

最近在南京出版的海潮音第廿七卷第四期，讀到「讀陳立夫先生言論有感」一文，提出中國佛教徒也應該組織佛教政黨，參加政治活動，以備憲政實施後競選的意見，開中國佛教有史以來的創舉，實可謂是獅子吼了！和尚也想做大總統，睨視之似乎是有荒天下之大唐，其實是不不足為奇。佛教自入中國以來，早就暗中做了老百姓的救主，精神的公僕，醫治靈魂的醫生，這純然是老百姓心甘情願的，沒有軍事力量做後盾，沒有政治力量去壓迫，也沒有經濟原因去誘導，其所以不能在有形方面，實實在在去做政治領袖，一方面佛教本身還沒有產生這種具有偉大魄力的教徒，一方面也因佛教徒本身，還不會有這種覺醒，以致佛教為政治家所利用，做着政治的附庸，變成愚民政策的一種手段。甚至殺人太多的暴君，（如清之康熙）藉佛教來掩飾他的兇殘與血跡之後，反把佛教驅逐到深山古剎去，使與大眾隔離，形成特殊化，在在與人民脫節。同時佛教徒本身，亦固於獨善其身為滿足，以遁世絕俗來自我陶醉，變成佛自佛，人自人，一種無上正等正覺的救世哲學，祇得藉小乘小義的因果報應來依存在愚夫愚婦的心上了。

由此演變而為三教九流，視為方外，出家僧眾則在譏嘲諷刺之中，素質日趨低下，間有大德高賢，亦祇能退居巖谷，負隅自守，與社會漠不相關。

一部中國的政治思想史，表面上似乎是儒家為中心，其實是招牌，是空壳。詳細分析起來，內裏法家精神與管子一派的唯物理論，（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義）及有更大勢力的黃老「無為」主張，都佔有中國政治思想的廣大領域，嗣至東漢佛教西來，遂展展乎有凌駕一切之勢，在人民心理上及文化上發生巨大變化。孔子雖然祖述堯舜，其實是幌子，其所盛稱的「三代之隆」，不過是原始的民主狀態，根本談不上有中心思想，周秦之間，純是封建及獨裁的色彩，漢以降，這才為各派思想角逐之場，我們最好引儒家嫡系韓愈語來反證：「黃老乎漢，佛於晉魏梁陳之間」，（原道）這就見得儒家理論，並不是中國政治思想的唯一中心。雖然漢唐之盛，常常為儒家引為最高成就，其實除兩漢完全側重於無為之治外，唐太宗就是一個非常崇佛的人，縱囚之舉，你說他是權術也好，總而言之，一直至今，從沒有過統治者這樣大胆的做過。因此，佛教思想，不但在中國政治史做過中心，而且也曾發生過巨大作用與效果，我們說佛教會經做過中國老百姓的真正救主，誰曰不宜？

明清兩代，政治愈黑暗，佛教被壓迫也愈利害，有清之世，雖然表面

崇佛，其實是陽宗陰抑，除了利用佛教來做愚民工具之外，我們實不敢對他有任何恭維。

民國以來，因襲舊有的輕佛鄙佛觀念，加以西洋新興思想之譁詆，佛教本身以久經壓抑之故，毫無反抗能力，迭經摧殘，不絕如縷。佛教徒本身，亦多妄自菲薄，苟且偷安於牛角尖裏，故步自封，不想去發揚光大，恢復舊觀了！

然而佛教徒本身，雖被擠入深山，自外於人民大眾，但由於佛教精神遺產之豐厚，我們的人民大眾，真有一時日易喪，余及爾惜亡之慨，朝山進香，無遠弗屆，布施捐獻，毫無吝惜，以視今日之政治現象，相去何啻千里？老百姓眼睛是雪亮的，誰好誰歹，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老百姓信佛崇佛，雖經百端摧殘，壓迫，愚弄，被人斥為異端，亦毫不放棄其愛護態度，而佛教徒本身，偏偏自絕於國人，不能去發揚光大，救民救世，這是誰的罪過？

佛教組織政黨這一提議，我是贊同的，我所以贊同的理由，不是為着我也是佛教徒的主觀見解，而是純由客觀立場來說法。回教基督徒，均可取得政權，為什麼佛教不能主持政治？

佛是一種積極救世哲學，絕對不是消極遁世的玩意，早為有識之士所公認，如能取得政權，更容易實現其理想，正如陳立夫先生所說：「一推擴自己所代表的文化勢力，影響到社會其他方面」。政治應該視作一種工具，為人民共同尋求幸福的工具，故宗教不應附庸於政治之下，以致發生野心家利用的流弊，倒應該把政治附庸於宗教之下，交與宗教監督約束，去為人類覓致真正的幸福。

然而組織政黨，必須先有中心政治理論，參加競選，亦必有其政綱政策，我們具體的政治理論在那裏？我們完整的政治綱領在那裏？這是佛教徒本身不能不首先準備好的。

我們不妨先來分析其他政治理論曾經試驗過的成敗。孔子一向是以中國政治主人自居，從修齊治平一直到大同之世，理論不為不高，思維不算不遠，惟其倫理觀念實有最大缺點，倫常之間，雖各有互相遵守的條件與盡盡之義務，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共信等尚不失為公允信條，但三綱之君父夫三種特殊權威人物，叫誰去監督他？節制他？如果為君不仁，為父不慈，為夫不義，則其位居臣妾階級的人，誰奈何得他？這不能不算是一個漏洞，這漏洞便是歷代帝王崇奉孔子的最大原因，我們明白了這一點，就該承認孔子政治思想，不能適合今日民主潮流了。

即以孔子最出色的一段理論來說，（修齊治平）此種理論基於致知格物的理智去正心誠意，但理智是沒有一定軌道的，而且常常跟着利害的尾巴走，利害是以我為標準的，有了我，便不免自私的蒙蔽，個人的自私，範圍太狹，我們且不要說罷，但是國家的自私，民族的自私，階級的自私，今日有誰能打破，有各個的自私，便不免利害衝突，因為種種的利害衝突，便引起彌天烽火，燃燒着全世界。現在國際國內變亂頻仍，戰爭迭起，雖不能說要孔子來負責，但孔子政治理論之不能完全收效，則是不爭的事實。

除孔子以外，佔有中國政治思想最大權威的是老子，東西兩漢，雖然壁壘罷黜百家，一尊於孔，但其為純粹黃老政治，則為有目共見，由漢直至民國，官場中無不「臥治」一自，以政簡刑清自傲，此種作風，當然完全受黃老思想影響。但此種無為之治，無非欲使世界回復到原始時代，今日兩粵嶺山區，其作風就是十足的黃老政治，雖然也可以說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做到了無為政治的最高峯，可惜現在是二十世紀，世界已進步到不可分割和各自為政的時代，此種倒退的政治，已不能適合及滿足現代人民的要求，你要一無為吧，別人却非叫你「有為」不可，因此黃老政治思想之在今日，也是沒有前途的。

倘有在中國思想佔有相當實力者為法家與管子，墨翟的非攻兼愛，早已不為中國人想起，法家曾被商鞅在秦國弄得有聲有色，也可以補孔子之不足，遂被歷代政治家兼收併蓄，佔着重要地位，所謂儒家精神法家手段。這在今日法治主義呼聲特高之時，未嘗沒有其存在條例與價值。然單憑法治這個空洞的工具，如果沒有更偉大更崇高之政治內容，是不夠促進人類文化與幸福的。它本身祇是一柄利斧，可以劈柴，也可以殺人。至於管子的唯物主義，固然是政治的起碼條件，不能保障和解決人民生活，還有什麼政治可言？但他以為喫飽了肚子便什麼也解決的意見，却要保留來從新估價，「倉廩實而知禮義，衣食足而知榮辱」，其所知的禮義與榮辱，是不是虛偽的却很有問題，今日製造戰爭的人，以其說是無產階級，毋寧說是資本家來得尤當些吧？現在物價高漲，大家都知道是囤積居奇的原因多，然而囤積居奇的是有錢人呢？還是窮人？

三民主義是一部相當完美的建國圖案，它採取了孔子的長處，加以現代西洋思想的民主自由之說，綴合管子的經濟現實主義，改良馬克思的唯物理論，而成為一部民生史觀，創造了人類以求生為目的的哲學基礎，連共產黨也聲言願以至誠來實現三民主義。但國民黨領導此一主義之實行，目前似乎仍見困難重重，距離目的尚遠，這不是三民主義的缺點，恐怕是推動此主義之精神中心已有問題，因為國民黨已顯示出疲勞的狀態了。沒有不斷的精神力量，空有完美的方案，也難以應付不斷進步的世

界。

共產黨雖然比較具有新生的精神力量，其打破私有制度的理論，亦未始沒有其存在與發展之條件，惜乎其所主張的階級鬥爭與暴力革命，無論將來成敗如何，但人民因此釀成大量流血，人民不得安居樂業，總應該引為遺憾！為什麼不能運用和平方式去達到目的呢？無論任何政黨，如果仍須依恃武力做後盾，這便表示他還不會在人民心理上建立充分信仰，甘地不是赤手空拳把大英帝國對付得手忙腳亂，招架不迭麼？

佛家特別有其偉大精神力量，這力量壓倒不磨，亙古常新，不依恃軍事，不憑藉經濟，在人民心理上獲得至高無上與純潔之權威。我以為三民主義應該加入新的精神力量去推動與實施了，在大選之時，如果人民公意要佛教徒來參加中國政治，則佛教徒亦必竭盡棉薄，不敢辭卸責任！

假使佛教徒一旦執掌全部政權，或一部份政權，（如為人民選舉或政府委派為各級地方官吏）則將本其宏大願望，保證以如下之方式，貢獻於吾全體體越之前！

一、人與人有一共同信條，即權利義務必須平衡，不平衡則必致紊亂，如盡了義務，必須獲得權利，不得權利則將怨望懷恨，獲得權利亦必須盡義務，不盡義務亦必受人攻擊。惟佛與人則不然，佛是以無條件去盡救人救世的義務，無論其被救對象（眾生）反應如何，謾罵抑是崇奉？佛亦絕不改變其原有態度，猶如父母之心，不棄頑劣之子，所謂祇知耕耘不問收穫者也。佛教徒秉承此種態度，不積財，不享受，除其布衣蔬食之外，必不希望有任何報酬！

二、凡人多好逸惡勞，佛則以入地獄救眾生為職志，入地獄是最苦之事，救眾生為最艱難之工作，佛均以之為唯一願望，甘之如飴，佛教徒本此苦幹精神，將如觀世音尋聲救苦，不辭勞瘁也。

三、民不畏死，現代政治仍以死懼之，佛以慈悲為本，方便為門，力主戒殺放生，在政治上必先廢除死刑，使人民生命得到確實保障。

四、現代國際矛盾尚無解決辦法，佛是超國界，超種族的，在國際上必先打破國家自私，民族自私之觀念，消弭一切戰爭矛盾，永維世界和平。

五、一切官吏無論如何公忠體國，亦不能不分一部份精神，以應付其家室之累，佛教徒無妻室子女，無牽無掛，必能集中精神氣力，以為民族國家服務。

六、凡人貧窮則思酒肉，富貴則思淫慾，故官吏之貪污者皆由其無止境之慾望而來，佛教徒有其最嚴格之戒條，祇需最低之生活，絕無貪污必要。

七、凡人作官，其生活習慣與一切無異，若有貪污行為，由於複雜社會之掩護，必將極難檢舉，佛教徒則截然不同，一切特殊化，容易辨認，在衆目睽睽之下，豈敢犯法亂紀。

八、由於封建傳統，治人與治於人之階級觀念，尚未泯滅，故政治現象仍不脫官民對立，互相敵視，以致釀成革命鬥爭，佛教徒以人民爲施主，視衆生皆平等，必能消除階級觀念於無形，避免流血慘劇。

九、人生目的，不祇以物質獲得爲滿足，故富貴者亦不免彷徨與苦悶，佛以出世爲心，以無生爲樂，本其點化人生之智慧，必能使人民得到精神與靈魂之慰安，減少社會無窮糾葛。

十、一切疾病與殘廢，緣與孤獨，及現行囚犯，爲社會上之最不幸者，無論其招致此種惡果之原因如何，其爲人類良心上之遺憾，則不待言，佛教向以慈善事業，呼籲社會，必將本其初衷，盡可能擴大救濟與療養。

以上十項，僅就一時想及，匆促舉出，其遺誤當然難免，例如教徒有嚴格戒條，必不強行干涉人民合法行動（如食色），蓋法律爲人民共守之信約，戒條則爲教徒獨有之限制，此言教徒在法律之外，尙多一層約束也。至凡人作官，其動機非名則利，佛徒視此亦人生幻相之一耳，現宰官身而說法，其與和尙何有？

顧茲事體大，以出世之心，作入世之事，以深山靜修，出而肆應官場繁劇，經驗技術在在尙成問題，深願海內賢達，及教內大德不吝指正，功德無量。

偉大的佛教

王恩洋講
寂高筆記

(一) 佛的歷史

佛生在北印度的迦毘羅衛國，到現在已經二千五百多年了，他的父親就是這國的國王，所以他生下來便是繼承王位的太子，一切宗教的教主，莫有像他這樣富貴的。（摩西是流民，耶穌是木匠的兒子，謨罕默德是小商人，只有孔子是鄭大夫的子，但早孤，身世貧苦，）他雖然生來富貴，但却不爲富貴所陷溺，一點也感不到富貴的快樂，常極端的同情於顛運困苦的人民，而且慈悲到了禽獸，他常常感覺衆生的苦痛太大了，太多了，所以他從幼便有超然出塵期求解脫普度衆生的宏願。他的父王知道他的智慧慈悲超越一切，很想他安安靜靜的住在家里，後來好繼承他的王位治理國家，並且使之富強，好把那時四分五裂的印度統一起來，做一個空前未有的轉輪聖王。但是又知道他有超然出世之志，因此常常的防護他，拘

禁他，用種種的宮室衣服飲食聲色娛悅他的心情，使他不起出塵之想。在旁的人一定因此依戀不捨，打消前念了。但是佛却不然，他對於世間五欲的快樂只感覺苦悶，愈見使他的出世心清淨滋暗長，以致於不可抑制。到他十九歲的時候，有一晚間夜深人靜便乘了駿馬越城而去，走入深山，將衣服換了，頭髮割了，獨修苦行去了。像這樣視富貴如浮雲，以求得精神上的解脫的勇猛堅毅，豈不極其偉大嗎？他在雪山林中苦行了六年，但是總不能成道，反使他的身體衰弱了，後來纔想到縱欲固然不是求道的方法，苦行也不是求道的方法，于是便受了牧女善生的醍醐之供，養好了身體，纔到菩提樹下凝神習定，四十九日，降伏魔軍，成正等覺。便成了偉大的佛教的開山祖師。他既成佛過後，爲度衆生，說了無量無邊的正法，開悟了無量無邊的衆生。四十餘年之後，應度者已度，未度者已有他的弟子繼續他化度。諸事既已成辦，他總於婆羅雙樹間大般涅槃。佛一生的歷史略略如是。如果要詳細的知道他的傳蹟，那只好請看佛的四阿含經諸部廣律與佛所行讚經等。佛滅度後他的弟子迦葉阿難等將他的遺教結集爲經律論三藏。又有大衆部諸弟子也將他們所聞於佛的遺教結集成三藏。所以佛教從佛滅度後，便有了上座部大衆部兩大系統，其中都各有各的精神，各有各的人物，此中亦不能詳說。後來大衆上座兩下去分宗立派，至有二十餘部之多。七百年後有龍樹菩薩出世，闡揚般若真空之教爲大乘的中觀論宗。九百年後又出了一位無著菩薩秉承彌勒菩薩的瑜伽師地論闡揚非有非空中道了義之教，是爲大乘法相唯識宗。這兩宗教義由鳩摩羅什與玄奘法師盡量傳來我國。在梁朝時候有達磨祖師傳來禪宗。在東晉時候，有慧遠法師在廬山結蓮社，創立淨土宗。此外中國的佛教徒自家建立的宗派還很多。在六朝唐宋時代佛法真興盛極了。一直到現在，凡我中國的人民，無不信奉佛法，寺宇林立，遍地皆是。只可惜教理不昌，人才缺乏，形存實亡，不勝浩嘆，但是我佛的偉大精神與甚深教理，在此學說昌明時代已經被大學問家發現了它的真實義理，踴躍研究，佛法是會中興的。

(二) 佛教的偉大

佛教的偉大可分四層來說：

1. 對象偉大

金剛經上有這樣幾句話：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這幾句話中甚麼是卵生胎生濕生化生，乃至甚麼是非有想非無想，我們不可細說；甚麼是無餘涅槃，何者爲滅度，我們亦不暇說。只說所有一切衆生之類，這便是指世間的一切有情而言。大凡一切的宗教皆有其悲願，但所謂悲願必有對象；有的只爲他一個民族而起慈悲，如像猶太的悲願，便是

以猶太民族為對象的。耶穌教偉大一些，是以全人類為對象的。（如以耶穌教作為侵略之工具，即非真正的耶穌教可以例外。）以自民族為對象的，便不能慈惠全人類了。以人類為對象的，便不能悲憫人以外的一切有情了。唯佛教不然，他是以至全體眾生為對象的。所以說一切有情我皆滅度之。便是說自國人也好，外國人也好，禽獸蟲蟻也好，在佛的心量中都是平等一視的。他的心量悲願如此，他的戒條也如此。他的戒條是什麼呢？第一便是戒殺，所謂戒殺者，不止是不許殺人，並且還不許傷害蟲蟻之類。他的戒律既如此，所以他的生活便以素食為原則。在小乘經中雖然也許可喫三淨肉，但這是不不得已的情形。阿含經中有這樣一段故事，南印度有兩個比丘，崇仰如來，因為崇仰如來，所以不遠萬里的到北印度去朝禮我佛。看看只有一日的路程了，但是因為天旱一路無水可飲，渴得兩個比丘快要死了。忽然見路旁有池，池中有水，尚可濟二人之命，只可惜那水被污穢的，污穢水中是生滿了小蟲的。依佛的戒律有蟲的水比丘便不許飲，飲之恐傷生也。正在兩難之際，一比丘說：我們不遠萬里而來為的是見佛，只要飲了水，明日便可見佛，我如何不飲呢？又一比丘說：我們所以要見佛，是為的求法求戒，今天若飲此水，便犯了佛的戒，既犯了戒，見佛還有甚麼用處呢？因此一比丘飲了，一比丘不飲，便不飲而死。生者次日果到佛所，瞻拜之時，啼泣不已。佛問何故？曰與弟子同來者尚有一比丘，彼昨日不飲蟲水而死，今乃不能見佛，吾是以悲耳。佛即指其會中一天人曰：此人汝識否？曰，不識，佛曰：是即昨日之比丘也。以其持戒而死，死作天人，今晨來我所聞法，已先汝而至矣。比丘聞之生大慚愧。始知持戒甚於見佛。從這段經中便可見佛教戒律之嚴，與其慈悲之廣大了。現時肉食之佛教徒，其亦知此事乎！至於大乘經中，若楞伽經等，更是嚴重的，懇切的禁止眾生食眾生肉。這是甚麼道理呢？因為佛見一切有情無始生死，皆由貪嗔愚癡造業受苦。貪莫貪於飲食，嗔莫嗔乎殺戮，而一切眾生，無始時來，無不互為父子兄弟親友眷屬者，今以無明覆障不能識知，故愚癡之極又莫有過於以無始已來的父子兄弟的血肉供其飲食之欲者也。這便是佛教嚴禁殺生主張素食之最大原因。要是消積的對於一切眾生不殺不害，然後才能極積的慈悲以拔濟其苦而與之以樂，乃至度彼入涅槃也。所以從佛的悲願，與他的戒律，生活看來便可以證明佛教之偉大在一切宗教之上。

2. 宗旨偉大

人類的行為無不有宗旨，愈是偉大的人物，偉大的學說宗教，愈是有他偉大的宗旨。平常的人，終生勞碌，他的宗旨何在？只不過為喫飯、為穿衣、為家財、為名譽而已。即是說：他的宗旨，只在求他一身一家的生存與福利。至於有國家觀念的人，有社會觀念的人，他一生行為的宗旨，便不以他一個人為單位，而是要求得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的生存治安與福利。有大同思想，世界思想的人，他的宗旨便以整個人類的生存安寧與福

利為宗旨。人類行為的宗旨到了這步田地，已够算偉大了，但是在一般有神論者的宗教家看來認為這還不够偉大。他們以為人類的的生活，畢竟是無常的、幻滅的、苦痛的、悲哀的、要脫脫這無常幻滅苦痛與悲哀，必須要將人的精神生活提高向上以達於神的生活而後可。在生前必須清修苦行使精神與天神冥契。死後更要使自家的靈魂脫離人世，上生天國作上帝的侍從。如此便可以長存永生而至於幻滅無常，享受天國的幸福快樂，而永離人世的苦痛與悲哀，這豈不更為偉大嗎？但在佛法又不如如此，他以為天與人雖不同，但仍在五趣之內，雖然天的壽命比人長一些，天的快樂比人多一些，然而三界無安，終久還是要回歸於幻滅無常的，有漏皆苦，仍離不了苦痛與悲哀的，所以佛的宗旨不是教人上生天國，而是教人生無漏世界。不是教人作上帝的侍從，而是教人發菩提心，自身作佛莊嚴淨土，普度有情，他這宗旨的偉大，豈不是又超過了一切宗教嗎。

3. 教理偉大

現今學說界以信仰與學理為宗教與哲學各別不同的重心。意思是說宗教的立脚基礎在信仰。哲學的立脚點在學理。然則宗教便無學理嗎？也未嘗莫有，不過他那所說的學理，都是不可以常情推測或思議的，不可以邏輯證辯的，這種不可思議和證辯的學理，實在等於不是學理，因為學理，都是可以思議和證辯的。但是如像上帝或神創造世界（上帝七日造世界）這些道理如何可以思議和證辯呢？只有信其如是如是而已矣。此種信仰，高者得於神秘經驗，低者則為盲從附和而已。至於神秘經驗之可恃與否，却又大成問題。然則所謂信仰者，亦只如是如是信仰之而已矣。當此學說昌明，文化進步的世界，這類的信仰大有立脚不住之勢。所謂哲學立脚點在學理者，從古至今的大哲學家，他們都各有一套學說以證明他所主張的理由。荀子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可以服衆人之耳目者是也。但是這各家各派的學說太多了，他們的主張太不同了，有主張唯心的，有主張唯物論的，有主張一元的，有主張多元的……真是五花八門，莫衷一是，而且互相衝突，互相鬥爭，究竟誰是誰非，到現在還沒有結論。這樣無有結論的哲學，可以生人的信仰嗎？可以支配人類的心理與行為嗎？所謂學理云者，亦不過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已矣。所以說哲學立脚在學理而不在于信仰。但是人類何以須有學理呢？為的是對於每一行為，每一動作，求得其所以然與應當然的理由。換言之：即對於整個的宇宙人生，要求其所以然之故與當然之理，以好指導人類的生活與行為，而人類的行為，必出於信仰。即是說：學理者，所以建立確定人之信仰者也。今學說而不能成立信仰，則其學說有何用處，空言耳、戲論耳、非真學理也。在此學說愈趨難，人心愈惶惑，信仰愈動搖之世，學理無益人生而又害之，豈不可悲！當今之世，宗教家有信仰而無學理。哲學家有學理而不能建立信仰。而人類又不能一日無信仰，信仰又不能一日離學理，乃二者絕緣不相助益反相損害

信仰者，日趨於頑固與盲從。思辯者日趨於猖狂於紛歧，人世之大要執有過於此者乎！今試問：古今中外有信仰學理融合為一，其理皆可信，其信皆有理之教乎？曰有，是為佛教。何以言之：今從佛教的經典觀察，便有三藏十二部經。從他的宗派觀察，便有小乘各部，大乘有中觀唯識各宗，無不有其最嚴整精透之學說，而且皆以最嚴密的因明以成立之，這豈是一切宗教所有的嗎？而他這種學說無一不是指導人生，使其知道世間以何為因，以何為果，如何流轉，如何還滅，如何修行，如何證果之道。即是說：他這最嚴密的學理都是用來建立他堅固的信仰底，使他本此信仰好勇猛而且有智慧的努力行持，努力精進。所以佛教的信仰是根據學理的，佛教的學理是用以堅固信仰的，這種信仰與學理融合的教理，其偉大豈不是超越了一切哲學與宗教嗎？我們如果要將佛教的教理詳細的說出來，真是千言萬語難以盡之，此中也不能盡說，大家可向般若論中觀唯識等經論中求之。關於佛教教理之精深博大世界學者亦已有定論，非吾臆說也。

4. 行為偉大

將要說佛教行為的偉大，可先與大家談一段故事。在佛的本行經中說到佛釋迦牟尼在無量劫的前生中，做過一次毒龍。（所以作毒龍的原故，這是他前生的惡業，佛教不說「佛」是本來就是佛，如像上帝一樣。而是由凡夫修成的。同時亦不說凡夫，永遠是凡夫，而可以發心修行成佛的。所以常言道得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便是表現佛與眾生的關係）在某一天這毒龍忽然發了善心，思念一生所作罪惡太多了，傷害吞食的生命太難計算了，所以決心到當時的佛前去受一天的「不殺一戒」。受了戒後，便隱藏他的身體在一個高山的深谷裏，安眠不食。忽然深山中來了五個獵人，手持快弩利劍繩索之類，遠見此龍鱗放金光閃耀奪目，五人商議若屠此龍，而剝其皮，獻之國王以為甲鎧，必獲重賞，豈不善乎。商議既定，直奔前來，齊動身手，有以刀劍刺其頭者，有箝其尾者，或捉其腰者，龍忽醒覺，知此五人行將害彼，自念吾若出毒氣，可毒殺五人，若與門爭可吞食五人。然果若是，則此一日之戒便自毀犯矣。為護戒故，斂抑其氣，伏首就刺，五人見龍馴伏若是，亦未殺其身，唯刺其皮而去。時龍自念，苦哉眾生互相吞食，互相殘害，我若成佛，當先度此五人！即於是時血匯四溢，衆蟻聞之，爭來蠶食，其數當以千萬計也。龍時痛極，復不敢動，動則恐傷蟻也。山中有池，渴極思飲，復不敢入池，恐溺蟻也。因此即於是日痛極而死。臨命終時，復發誓願曰：「願我成佛時，次當度彼羣蟻。」彼時毒龍者誰？即後釋迦佛是。彼時獵人者誰？即後時阿若橋陳如等五比丘是。彼時羣蟻者誰？即後時衆商人是。釋迦成佛首度五比丘，次度衆商人，一如本願。吾人嘗讀耶穌傳，見耶穌被釘十字架時，猶為其敵人祈禱，甚佩其精神之偉大，若以此事相較，不更見其偉大乎！這件事凡是於佛法未生信心者或不免謂為神話，但凡宗教徒真信靈魂

不滅，因果相續者，即對此事全不以為希奇，縱退一百步，說他是神話，但每一神話必有其代表之理想。那末這個神話中所代表的理想也便很高了。他這理想是甚麼理想呢？曰：「冤親平等」，「報怨以德」。像這樣的理想對於世間的正義，似乎有不能全通的地方，但就宗教家說，則必有如是偉大高尚的精神方能夠有普度的偉大願力，這便是超世的精神，宗教之可貴就在乎此。用如是偉大的眼光反觀世間的一切鬥爭衝突真是絲毫的價值都沒有的！我們如是的是思想與心量以淨化我們的嫉妒殘忍，刻薄寡恩，利害計較，冤仇往復的心情，真是如同洪爐點雪，消滅為無形了。佛教既有如是的悲願大懷，更還有他的甚深智慧。這種智慧名為般若。甚麼是般若？此即無分別智。於何無分別？於我於法無分別。何謂於我於法無分別？即是說，他只見世間有一切一切的法，而沒有我。甚麼是法？色受想行識等即是法。甚麼是我？主宰常一之實體是我。佛觀眾生但有物質界種種的色相聚積相續以為軀壳，與但有精神界種種的受想行識聚積相續以為心靈。由此兩界結合便名為有情。除此色相心靈以外並無常恒實有而能作主宰之真我存在也。所謂我者，只不過是意識的分別，都無實體。菩薩於此假我不起分別，是名無分別。所謂於法無分別者，佛說一切法，只有剎那剎那起頓滅的幻相，無常無恒待緣而生，生已即滅。譬如流水，前浪去而後浪續，故水無實體。又如聲音，前音滅而後音隨，故聲無實體。水聲若此，色香味等亦莫不如是。至於心理的變化，念念起滅，轉變非常，其相更顯然也。所以佛說：色無實體，但有幻起之色相。心無實體，但有幻起的心相。易言之，便叫做無有常恒實一之法，只有無常幻起之相，這便叫做有相無法。所謂法者只不過是意識的分別而已。菩薩於此等法不起分別，是名於法無分別。這我法無性的真理，便名空性。所以心經上說：「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又說：「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一而在這部經之前前後後也無非是闡明此理。菩薩以此實智真理，應用到修行度生上去，便是為而不著，行而無迹，他這種偉大而超越的精神，雖然度脫了無量無邊的眾生而不見有一眾生得度；亦不覺有我在度眾生。雖然布施了無量無邊的財法，亦不見有眾生受我布施；亦不覺我在行布施，亦不見有此布施功德及所布施的財法。這種無著相的精神，真是功蓋天地而不有其功，德被生靈而不居其德。正為他有不居而他的功德乃真正的無量無邊不可思量。所以金剛經上說：「一菩薩滅度如是無量無邊眾生，而不見有一眾生得滅度者，何以故？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又說：「菩薩不應住色布施，不應住聲香味觸法布施，菩薩應無所住行於布施。」乃至說法亦復如是。然而又說：「菩薩無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議。」又說：「菩薩不受福德。」而全經歸結於「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之一偈。佛教的偉大精神，更於此可見一般了。（下接第十五頁）

一週人世

七月 四日，國防最高委員會議決：定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同時一七

，四一是美國在第二次大戰後第一個國慶日，菲列賓獨立盛典，亦於是日舉行。我國蔣主席會電申賀忱。

舊金山 四日上午二時廣播：巴黎四國外長會議，關於的里雅斯特發生新爭執，但各方深信即可獲得協議，並希望於日內確定二十一國和會日期。

原子 能的發現，本質上並不異於電氣與汽爐。它只代表人類智慧進展的階段，本身是談不到禍福的，端在人類怎樣運用。前天清晨，在舉世屏息矚目之下，美國超級堡壘，在太平洋上空，拋擲了有史以來第四顆原子彈。神經過敏的反戰者，斥此舉為對和平示威！

倫敦 四日上午四時廣播：紐倫堡審訊戰犯時希特勒之司機供稱：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希特勒與其情婦在正午與下午三時間死亡。外傳希特勒處王未死，不確。

中央 社南昌電：廬山近植樹五萬，綠遍金山，近復設立招待所，廣播電台，並招學警五十名，藉治安，贛省府正計劃設廬山成為世界公園。

東北 難民，據行總調查有一千萬人，急待救濟，木濟湖一帶難民，餓死者極夥。

孟買 路透電：印度教徒，與回教徒，今日在此發生大衝突，警察開鎗達九次之多，官方宣布共死二十三人，傷一百六十人，當局宣布自晚九時至翌晨六時，實行宵禁。

法國 新聞社柏林一日電：德國薩克森尼省居民，本日舉行投票，贊成徵用戰犯納粹工作人員，以及戰時暴發戶所有財產百分之

七七·七。各居民反法西斯派，可於此次投票見之。

白宮 發表正式文告，美政府願意接受波衛斯坦，並希望最近被英逮捕之猶太領袖，迅予釋放。

上海 陸水行舟。據昨日氣象台台長鄭子政報告，昨天雨量，共有九十七厘米，約合三，九英寸。據氣象學家說：此雨受了原子彈的影響很大，然此說為另一派氣象學家反對。

武漢 籌建鐵橋。據漢口電：鄂省建廳已邀茅以昇來省主持，計劃之武漢鐵橋長一九三二公尺，連接平漢粵漢兩路，通行電車汽車及行人，橋下可行駛最大江輪。

主席 蔣，在國府召見吳鐵城、邵力子、孫科、王世杰、陳立夫、張厲生、雷震、彭學沛等，對召開國大問題，有所指示。

蔣夫 人宋美齡女士，昨由京搭美齡號飛機飛抵龍華機場，驅車返邸。夫人此來，將有一週勾留，聞來滬目的，為主持蘇北難民救濟事宜。

首都 軍事長官龍雲白崇禧陳誠等歡送何應欽上將赴美。聞何氏在歡送會上致詞甚長。

七七 追悼大會，在天蟾舞台舉行。是日除追悼抗戰殉難軍民暨忠烈祠烈士公墓公祭外，並慰勞烈士家屬及傷兵將士，聞美英法蘇盟軍亦在慰勞之列。並於是日全市下半旗，停止娛樂宴會，正午放警報一長聲，市民各就原位立正一分鐘。

墨西哥 哥選舉下屆任期六年之新總統，咸希望此舉不致發生動亂，人民現皆鎮靜，舉行政治集會，辦理選舉手續，候選人中，以前內政部長阿萊曼呼聲最高。

伊朗 總理下令，拘捕工商部長。據倫敦廣播伊朗局勢將有新發展。

共軍 堅不退蘇北。共軍拒絕五人會談後之政府要求。政府已盡最大努力，使訓政結束，遷政於民，召開國民大會。共黨似仍無誠意提出國大名單。

胡適 於五日抵滬，將轉北平料理北大校務。聞胡氏在滬勾留僅一兩週云。

印度 新政府宣佈成立。新德里電：印度新政府成立，由印總督華維爾監視。

巴黎 四日電：四強外長今日決定於七月廿九日召開二十一國和會。

參政 會駐委會議，請政府管制京滬物價，對宋院長拒絕出席，表示不滿。

本刊啓事

- 一、歐美印錫南洋等各國外讀者諸君，預訂本刊全年五十一冊，美金二十元，連郵在內。
- 二、國內各地讀者諸君，預訂本刊全年五十一冊，國幣一萬元，連郵在內。（各佛學院學生，以對折優待）。
- 三、關於隨款訂閱交換等，請直寄本刊發行所。關於投稿，請寄編輯所。

本刊廣告刊例

- 一、底封面全面二十萬元。半面十二萬元。四分之一七萬元。
- 二、底封裏全面十四萬元。半面八萬元。四分之一五萬元。
- 三、普通全面十萬元。半面六萬元。四分之一三萬元。

一週佛敎

一、中國宗教徒聯誼會第十八次常會，報告事項內有：「推選太虛常務理事等五人爲國民大會代表，曾經呈請國民政府，頃接由常務理事與沈審查委員鴻烈函，已經國民大會選定代表資格審查委員通過，正呈候 主席圈定。」

一、蘇北高郵善因寺鐵橋退居，近被共軍殺害，業已證實。東台毛山密海退隱前被共軍捕去，現已釋放。而淮安湖心寺曼陀住持，開仍爲共軍拘押。

一、上海市佛敎會，於七月二日在玉佛寺召開會員大會，選舉理事監事，到有總會代表太虛大師及市政府市黨部代表出席指導，另到會員二百餘人，通過章程後，開始選舉，當選出止方證蓮丁福保雲台慧開白聖輩一惟雲慶寶福善德悟果根密迦趙模初等爲理監事。

一、上海市佛學會，於七月六日假玉佛寺大禮堂，召開第二屆會員大會，到有總會太虛大師市政府市黨部代表及會員七十餘人，當選出震華沈仲鈞馮明政陳玉璋鍾衡平燈霞孫兩昌等爲理監事。

一、山西五台東冶現由悟道和尚創辦尼衆佛學院，孤兒院。

一、丹陽縣支會代表見之正緣兩明心慧等來函稱：現丹地佛敎整理工作積極展開，四衆到會登記者，極爲踴躍，預料兩個月內佛敎會可告成立。

一、湖南洪江農林部洪江民林督導區主任孫章鼎，強佔嵩雲山寺產，殊屬不法，現該寺普清住持正呈請主管當局飭令還議。

一、中國佛敎會整委會派林子青居士赴台灣籌備台灣省佛敎分會，現據林氏函稱：已邀馬

六甲玄妙及將返廈門之妙欽等，赴台共同辦理。

一、戰前星嘉坡慈航法師，在日本佔領期內，化名菩提隱居鄉下，勝利後，已復名慈航。組織星嘉坡佛學會。

一、僧伽訓練班，定於七月八日在鎮江焦山開學，開由芝峯震華雪煩東初諸法師分授各課。

一、本週來玉佛寺與太虛大師談討佛敎事理者，有王曉籟、湯住心、楊虎、丁福保、潘昌猷等諸先生。

一、戰前閩院教務長會覺法師，現已由廈來滬，不日赴杭主辦浙江省佛學院。

東北通訊

高唱民主之際，佛敎亟應組織政黨 道源

太虛大師師座：一別十載，孺慕奚如，近聞錫駕返京，主持佛敎整理委員會，實屬佛敎之幸，然嘗竊自念言一整委會能整理誰？誰讓整理？此實一魄力不討好之一工作也。雖然，源非不讚成整委會也。且願稍盡綿薄以策助之，良以此一會總比沒有強，整理一番總比不整理好也。但若靠此軟性式之機關，整理頑固不化之僧侶，恐非經過百數十年不爲功，欲以應付瞬息萬變之世界大局，其力不能勝任耳，然則如何？曰：伏望師座從速組織一個佛敎政黨也。源之初動此機也，以目觀二十年來佛敎所受壓迫摧殘之慘狀，而思有一實力團體之對策，繼而常見報載各國有所謂「天主教黨」者，「基督教黨」者，「回教同盟」者，忽有所醒曰：我佛敎不可組一「佛敎黨」耶？前於北平遇胡妙觀居士，彼有一「覺民會」之提議，甚合源之私意，惜未實現耳。然在一七七以前，正一黨專政，另外組黨，固屬不易，而「事變」以後，淪陷區與大後方，統一連絡，

一、中國佛敎人名大辭典編輯十餘年之震華法師，前患腹病，現已漸愈。聞大辭典可能於明年秋間出版。

一、中國宗教徒聯誼會五常務理事，於前日代表各宗教徒謁陵。

一、中國佛敎會整理委員會常務委員太虛等爲配合中樞紀念七七之方法，已通告全國各分支會轉令各寺庵僧尼於是日誦經追薦全世界死難軍民並祈禱國內和平云。

一、西安巴利三藏院，近聘請超一法師善歸法師分任漢文巴利文佛學課程。

實亦爲難，噫！今日何日？非勝利光復之日乎，非高唱民主之日乎，是則，我佛敎組織之機會至矣，國觀教內，有菩薩之心願，有政治之智識，有超時代之眼光，有服衆人之資望，惟我師座一人耳。如是則佛敎黨之領袖，捨我師座，其誰與歸？亟亟垂手訂定黨綱政綱登高一呼，凡具有大乘見地之僧伽居士，自必羣山響應，行見同志團結，陣線統一，灌輸佛法，爭取民衆，縱不能迅即超勝現在各黨，亦必於國民代表大會場中，爭幾個發言席也。否則，人爲刀砧，我爲魚肉，中國雖大，將無我佛敎徒立足之地矣，頃聞日本佛敎，亦有政黨之醞釀，彼乃新敗之國，尚不甘自暴自棄，况我居處勝利之邦，適逢高唱民主之際，爲佛敎黨常久之基石，爲衆生建高廣之幢塔，端在師座之振臂一呼耳。如蒙採納，佛敎幸甚！肅恭上言，敬叩化安 學人道源和南，六月二十日。

談「變文」

關德棟

一「變文」的淵源

(一) 佛教翻譯文學的影響

魏晉南北朝的文人，用駢儷化的文體來說理、說事、抒情、贈答、以及描寫風景。其末流造成了一種虛浮不自然不正確的文體。所幸當這個時候有一種新的潮流來到，而挽救了一些將頹的趨勢，那就是佛經的翻譯。

佛教傳來以後在很短的時間中，自上帝王公卿學士文人，下至愚夫愚婦，都受到了這種新宗教的震盪，風氣所趨，遂征服了整個中國。因為原來這是印度的東西，教徒們為了傳教，所以不能不把印度文字寫成的經典翻譯過來；同時中國人也需要看看這種宗教的內容，都是講的什麼東西，於是翻譯事業興盛起來。這種工作一開始以後，愈譯愈多，經過了一千多年的時間，真不知翻譯了多少東西，我們只就着現存的與我國人做的註疏等算在一起，也足足有三千六百多部，一萬五千多卷。這樣偉大的翻譯工作，實在不是當時一般文人所能包辦的，同時譯經文字也不是那駢儷文體所能對付的。結果給中國文學史上開了無窮的新意境，創造了不少新文體，並且添了無數的新材料。

譯經所以要有新文體的必要，不外是以下四種原因：

(一) 由印度來的這種新材料，裝不到當時末流的駢儷文體里去。(因為在文法的情形不同，設法講對仗講駢偶)。

(二) 當時主譯的和尙都是外國人，他們不會受過當時那種駢偶文體的薰習。(如迦葉摩騰，竺法蘭，安世高，支婁迦讖，以及鳩摩羅什等等。)

(三) 當時助譯的人，多半是民間信徒，他

們的能力平平，所以受當時駢儷潮流的惡影響也有限。(就是以後奉勅潤文的文人學士，大體上講來，他們所受的駢儷惡影響也不多。)

(四) 宗教的經典，重在傳真，重在正確。而不重在辭藻文采。譯出的文字重在易使讀者聆悟，故不需古典典雅。

所以譯經師產生了一種「不加文飾，令易曉，不失本義」的新文體。

在一世紀二世紀的翻譯都沒有什麼影響到文學上的經。到三世紀的中葉，有維祇難與竺將炎(傳傳作竺律炎今從法句經序)合譯出法句經(曇鉢經)。支謙在南方與康僧鎧在北方同時譯出阿彌陀經，遂給當時文學影響不少。

四世紀的時候中阿含增一阿含先後譯出，這是比較更有文學趣味的東西。四世紀末五世紀初，出了譯經大師鳩摩羅什，翻譯文學至此已進了成熟時期。他譯的經論中的維摩詰經，極富於文學趣味。(那簡直是一本小說)。法華經也是那樣。其中有幾個寓言，更可以算是世界文學里最美的寓言，所以在中國文學上也會發生不小的影響。以及像法護譯的普曜經，曇無讖譯的佛所行讚，寶雲譯的佛本行經，等等，也都給予我國文學影響很深。

印度文學有一種最特別的體裁，就是在散文記敘之後往往綴以韻文的偈頌 Gatha (佛經中常譯作：讚頌、伽他、伽陀，或偈)。重說一

遍。或是在散文記敘之前亦往往綴以韻文的偈頌 udana (佛經中常譯作：唱陀南、集施頌、攝頌。)

(一) 作一提醒。這種情形，也就是因為印度文學(其實可以說印度的一般文化)自古來即多靠口說相傳，尤其神聖的東西更是不肯寫出來，所以這種體裁的按排，無形中幫助了他們的記憶力。但是這種體裁輸入中國以後，在中國文學上却發生了不小的意外影響。像唐五代產生的一變文，便是從這種印度文學形式中得來的。

綜計佛教譯經文學予中國文學上的影響，至少約有三點：

(一) 在中國文學最浮誇又最不自然的時期，在佛教的譯經起來，維祇難竺法護鳩摩羅什諸大師用樸實平易的白話文體來翻譯佛經，但求易曉，不加藻飾，遂造成一種文學新體，這種以樸實平易的白話文造成的新文體，留下了無數文學種子，在唐代以後生根發芽。

(二) 佛教文學最富於想像力，對於最缺乏想像力的中國文學有極大的解放作用。

(三) 佛經文學非常注重形式上的布局與結構。(三) 佛經文學非常注重形式上的布局與結構，布局結構都極嚴密。維摩詰經更是如此。所以讀起佛經來像戲劇。這種結構的文學體裁，是以以前中國所沒有的；並且散文與韻文夾雜並用，與後來文學體裁更有關係。(由變文實卷雜並用，至於小說戲曲的發展，與這種文體輸入都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未完待續第一節已完)

介紹 佛教科刊物

海潮音月刊
中流月刊
正信月刊
覺有情月刊

地址：南京莫愁路普照寺
定價：訂全年四千元

地址：鎮江焦山
定價：訂全年六千元

地址：漢口佛教正信會
定價：訂全年三千元

地址：上海茂名路大法輪書局
定價：訂全年一千元

略談布施

然塊

布施是世界和平的基石，是超凡入聖的階梯。

布施可分三種：（一）財施，（二）法施，（三）無畏施。財施是物質的，法施是思想的，無畏施是行動的。

佛經中有很多讚頌布施的言句，如佛說布施經中說：

「若求勝妙福報而行施時，慈心不殺，離諸嫉妬，正見相應，遠於不善，堅持淨戒，親近善友，閉惡趣門，開生天路，自利利他，其心平等，若如是施，是真布施是大福田。

復次，行施隨自心願獲其報應，或以妙色名香珍味饌觸親手布施，得衆人尊敬眷屬圓滿富貴安樂之報。……這是讚頌財施的。

又如摩維詰所說經中說：

「法施會者，無前無後，一時供養一切衆生，是名法施之會。曰何謂也？謂以菩提起於慈心，以救衆生起大悲心，以持正法起於善心，以攝智慧行於捨心。以攝慧食起檀波羅蜜，以化犯戒起尸波羅蜜，以無我法起羼提波羅蜜，以離身心相起毗梨耶波羅蜜，以菩提相起禪波羅蜜，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羅蜜。教化衆生而起於空，不捨有爲法而

起無相，示現受生而起無作，護持正法起方便力，以度衆生起四攝法，以敬事一切起除慢法，於身命財起三堅法，於六念中起思念法，於六和敬起質直心，正行善法起於淨命，心淨歡喜起近賢聖，不憎惡人起調伏心，以出家法起於深心，以如說行起於多聞，以無諍法起空閑處，趣向佛慧起於安坐，解衆生縛起修行地，以具相好及淨佛土起福德業。知一切衆生心念如應說法起於智業，知一切法不取不捨入一相門起於慧業，斷一切煩惱一切障礙一切不善法起一切善業，以得一切

智慧一切善法起於一切助佛道法。如是善男子，是爲法施之會，若菩薩住是法施會者，爲大施主亦爲一切世間福田。」這是讚頌法施的。

又如佛說五大施經中說：

「以何義故，持不殺戒而名大施？謂不殺故，能與無量有情施其無畏，以無畏故，無怨無憎無害，由彼無量有情得無畏，已無怨憎害，已乃於天上人間得安隱樂，是故不殺名爲大施。」這是讚頌無畏施的。

我國古代諸子，也多讚頌布施，文子自然篇說：「爲惠者布施也。」莊子外物篇說：「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淮南子道應訓說：「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再看我國古代的政治思想，也是和布施息息相關的，孟子裏面說：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已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後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這上面的馴禽獸平水土樹藝五穀，是無畏施和財施，教以人倫是法施。他如孔子所說的：「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孟子所說的：「老者吾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都是具有布施精神的政治思想。由於這些思想的薰陶，所以能够養成我國民愛好和平的美德。

西洋的政治思想，恰好和我國成了個反比例，那是功利的，唯物物的，所以結果使成功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

布施和侵略，結果是懸殊的，布施的果是安樂，和平，侵略的果是恐怖，毀滅。

西洋物質文明的進展，是無可非議的，可惜是滲雜了侵略思想的毒素，成功了積重難返的趨勢。而少數的野心政治家，更施展其一手遮天的神技，巧借解放人類的美名，陰行侵略弱小的事實，因此就造成了世界上空前的不安。雖有些開明的政治家，想出種種方法來要消滅這個不安，但是如不從根本上消除這個毒素，他們成功的期望是很渺茫的。

貧富對立的現象，是野心政治家們絕好的宣傳資料，世界上富有的人們，更應了解布施的真諦去實行布施，縮短貧富的距離，這是與世界和平有密切關係的。

宣揚布施的含義，教人類共同了解世界上所需要的是平等不是壓迫，是互助不是鬭爭，是進步不是退化，是永生不是毀滅。然後運用布施根絕侵略的毒素，用法布施去領導人類的思想，用財布施去調整人類的經濟，用無畏布施去消滅人類的苦厄；這樣，才能够奠定人類的永久和平，享受人生應有的幸福。

人類的進化是無止境的。人生終極的目標是超凡入聖，達到超人的境界。前面所引的讚頌法布施的經文，已指示出很多的超人的修養，但還有應該注視的是行布施的心理現象。

在大智度論裏面所說布施的心理有兩種分別：（一）淨施，（二）不淨施。不淨施是想獲得名譽和福報才去行布施的；淨施是不求自己的名譽福利純爲利益衆衆而行布施的。在六度集經中敘述佛陀過去行菩薩道的種種故事，裏面有一段說：「昔者菩薩，其心通真，親視無常，榮命難保，盡財布施。天帝釋親視菩薩慈育羣生，布施濟衆，功勳巍巍，德重十方，權奪已位，因化爲地獄現于其前曰：『布施濟衆，命終現靈入于太山地獄，燒煮萬毒爲施受害也，爾慧爲乎？』菩薩曰：『豈有施德而入太山地獄者乎？』」釋曰：

「爾其不信可問羣者！」菩薩問曰：「爾以何緣處地獄乎？」罪人曰：「吾昔處世空家濟窮拯拔衆厄，今受衆辜處太山獄」。菩薩問曰：「仁慧獲殃，受施者如之乎？」釋曰：「受惠者命終生天。」菩薩報曰：「吾之拯濟唯爲衆生，假如子云誠吾願矣，慈惠受罪，吾必爲之！危已濟衆菩薩上志也。」……」

爲了利濟羣衆，不怕自己去受地獄的痛苦，這就是淨施。

在佛法中普通說布施是種福田，又有「悲田」和「敬田」的分別。布施佛菩薩和大德高僧等叫「敬田」，是由恭敬而得福的意思；布施鰥寡孤獨貧窮下賤的人叫「悲田」，是由悲憫而得福的意思。普通的人們修敬田的時候大多希求福報，修悲田的時候又大多輕慢衆生，不曉得佛菩薩和鰥寡孤獨的人們在表面上雖有勝劣的不同，但從心靈上去觀察却是沒有分別的。所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要能够體認到這無差別的心靈，而運用平等心去布施，才能够符合布施的深意。如維摩詰居士受善德長者子的環絡，分作兩分，一分奉維摩如來，一分施一最下乞人，就是用平等心去布施的。

還有一種布施的心理叫「不住相布施」，也就是「三輪體空」。金剛經中說：「我雖滅度一切衆生，而無有一衆生得滅度者」。又說，「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而行布施」。這就是不住相布施。布施的人，受布施的人，布施的物質，叫做三輪。不住著三輪的體相去行布施，便是「三輪體空」。如心地觀經上說：「能施所施及施物，於三世中無所得。我今安住最勝心，供養十方一切佛。」由「淨施」——「平等施」——而到「三輪體空」，便已到了布施的極則；也便是由布施而獲得最高理智的成功，達到超人的境界了。

布施是世界和平的基石，是超凡入聖的階梯，我希望世界上的人們都能够了解它的力用；由了解而生信仰，因信仰而具力量，聚積力量去奠定世界的和平，然後更進一步去超凡入聖。

我們應重視「中國佛教會章程及各項章程草案」

芝 峯

中國的老百姓，對於國家大事，除非到了切身生死關頭，是不願意顧問的；我們佛教僧伽，處身方外，更不屑措意。因此形成對於自己切身的佛教教團，向來也缺乏團結組織的觀念。但佛教是宗教，生活的方式，思想的修養，在在與一般國民有所不同，且根本是從印度傳來的，雖改變印度乞食遊行的律儀制度而成為寺院共住的清規，在中國國民中畢竟是特殊的一種教團，別有一種生活的方式，較之一般國民是有組織的教團。但多數的僧伽從未有喚起自己的意識認清教團的生命價值，負起教團應有的責任和使行的義務，更發揮其弘大的効用。

在從前帝制時代，祇要有一二高僧得到帝王或大臣們的信仰，國民自會從風，整個的佛教也自然興盛起來；萬一遇到沒有信仰或甚至反對佛教的，那便是晦氣，如北魏的周武帝和唐武宗，就是個歷史上明顯的例子。但佛教在中國，好像不倒翁似的，雖碰到了反動力，大有一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樣子，這不能不感謝佛教自身生命力的強韌，即佛陀說教的教團圓滿和祖師弘法衛法努力犧牲的偉大精神，替兒孫們於民衆間建立了不動不搖的基礎的緣故。有了這樣強旺

的精神，雖組織上不怎樣堅密，但不會妨礙到自身的生命，二千年來的中國佛教生命史，就這樣生長持續着的。

但是帝制時代已過去了三十五個年頭，經過了這八年抗戰血的洗禮，民主的思想逐日逐漸的滋長在民衆的心且更有力表現出來，此後再也不會真有真命天子來統治來奴隸百姓，做我們的主人了。國家的大事，是取決於我們民衆，現在在全國黨軍政首長的蔣委員長，最近不是說過「還政於民」的諾言嗎！國家憲法，是我們自己制定，政府的人員，都是從我們自己選出，來執行我們自身要執行的大事，他們都是國民的公僕，我們是自己國家的主人翁。可是說起來慚愧，在我們僧伽中還多少有些自甘奴隸的劣性之輩，並沒有忘懷了真命天子的出現，封建反動的思想，密密層層地緊閉住了山門，一個寺院住持，儼然似君臨萬方，中國雖經過了長時期民主思潮的冲刷，但並沒有衝破這道封建的大門，洗新了我們長老的腦經。對於過去的，陳腐腐敗的，他們都覺得是好的，死抱住不放；現在的，新鮮的，都覺得看不順眼，冷淡，反動，正在那裏等待皇帝的出現。雖然，新的未必都是好的，舊的未必都是壞的。時代，畢竟是前進的，抗戰八年，全國的國民在苦難中跟着前進，我們僧伽的思想雖是落後，除極少數開倒車的頑固者外，比之於戰前，大體上已進步了許多。

可是這蛙步式的進步，我覺得不夠，試把我們全體僧伽和一般社會進步比較，我們仍是落後，還沒有趕得上，尤其對於自身認識力，和民主時代認識力的不夠。不知道佛教教團的組織，完全表現一種真民主的精神，「僧伽」二字，就是民主，我們如果上溯到佛教戒律的制定，運轉迦牟尼佛也攝入僧數，「僧伽」即是一「大衆」，是

「和合的大眾」，共同修學的比丘，一切的行事，都須取決於大眾！這在我們律儀中叫「羯磨」。就是移植到中國產生出來的清規，還沒抹煞了這種精神，十方叢林住持，是對大眾服務，決不是奴隸大眾的，一切大事，是取決於大眾，不是抹煞大眾自行獨裁，世界上一切宗教，更沒有像佛教這樣尊重大眾，即以大眾來稱呼教徒的——僧伽。這制度的精神，即置之於今日最民主最前進的國家制度中，還顯露出更嶄新的真價值。慚愧的我們自稱僧伽的比丘，把大眾的真義抹上一層層灰塵，反覺得民主是個新鮮的名詞和可怕的思想。唯因其這樣退墮，所以整個教團的生命也形成無力，散亂，奄奄待斃。

在南傳的經律中，常指佛教徒為「僧伽」和「伽耶」，伽耶，義即「教團」，全藏戒律所賦的生命，即遵從大眾教團所應遵從的法規，這是佛教壽命之所寄託。違反了大眾教團，小則向大眾懺悔，大則被擯出這教團勒令還俗，偷故事破壞，是得「破和合僧罪」，例之殺父殺母的五逆罪中。所以佛教徒於大眾教團是認為和個己生命同等重視，甚者甯犧牲個己生命來護持教團的殉教精神。

現在我們面臨着全世界人類國家的民主時代了，與其說這個時代是新的時代，毋寧說是佛教「和合大眾」原有的精神，從我們這個教團中被應用到一般國家的制度中去。民主的真理，不是為佛教教團所私有，是普遍的人類制度的公理，不過這條公理，釋迦牟尼佛發現遠在二千年之前，今日民主的國家發現較落後罷了。

話又說回來了。印度佛教教團戒律制度與中國寺院清規的制度不同，中國寺院經過長時期的腐蝕，蒙上了中國封建的色彩，宗法社會的俗化，甚至根深蒂固不知所反，這當然是一種毒病。中國專制的皇帝，已推翻了，世界法西斯獨裁的魔王也已打倒了，我們最先進的尊重大眾制度的佛教，照理應領導着全國國民走向真民主的路上去，領導全世界人類走向大眾平等的光明大道。可是我們自己染上了封建宗法的毒病，這種毒病不急速下個決心痛治拔除，民主國家的社會裏，是不需要並不容許我們這種反動的敗類苟活下去，領導國民，領導人類，更談不到。

但是我信任我們佛教大眾的制度精神並沒死去，從我們中已產生了大眾精神領導的領袖人物太虛大師，他舉起了巨人的火炬，發出獅子的吼聲，綜合了整個佛教——豎的縱貫了二千餘年從印度到中國戒律制度清規制度，橫的吸收了現代全民主制度的精神，組織佛教會，來整理中國佛教，這個組織章程及各項章程草案，已提出向全國的佛教大眾徵求意見，備為最近的將來制成中國佛教會的法規，換言之，即備做全國佛教的大眾憲

法。這是我們佛教生命所寄託的重典，我們任何一個佛教徒都應該重視，這個已見到的所想到的，上不違背佛教精神，下能適化現代思潮的實貴意見，貢獻給教會，以備採取。這不僅是消極的痛治佛教千年來的毒病，且是積極的重建佛教，復興佛教的憲法，是代替了佛陀所制的戒律，百丈所定的清規。我們忽視這件事，便是忽視了佛教的生命，自己的生命。（此文有關中佛會前途之發展故再載）

本刊特約撰述

大醒 芝峯 會覺 王恩洋 胡厚甫 李圓淨 震華 亦幻
塊然 關德棟 劉繼武 法 舫 度 寰 明 眞 廣 文 巨 贊

稿約

- 一、本刊以闡揚佛法真義及研究批評東西古今各種學說思想時事為宗旨，凡合以上性質之論文、時評、要聞、譯述、通訊、散文、小說、戲劇、詩歌等，均所歡迎。
- 二、每篇以五百字至三千字為限（特約稿例外），不論文言白話，均請繕寫清楚，并加新式標點，不慣者，可留空。
- 三、來稿登出後，每千字酌酬二千元至四千元。
- 四、本刊編輯部，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者請於稿首註明。
- 五、來稿請寄「上海江寧路玉佛寺覺羣週報編輯部」。

報週羣覺

社址：上海玉佛寺
代售：全國各大書店
定價：零售每冊二百元
預約全年壹萬元
電話：三〇三一五
發行部主任：福
編輯部主任：太
長：太
校：月
耀
印
源方泉善虛

隨侍大師游杭記

福善

杭州，我以前沒有到過，但嚮往已經多年。此次杭州佛教界歡迎大師蒞杭弘化，奉命隨行速記，因得飽覽杭地湖山名勝，快慰之至。

六月三日，大師，我們幾個隨行，及杭州的歡迎代表，一起搭滬早快車赴杭了。這一行，是杭州的歡迎代表專誠的在上海候了半個多月促成的。六點三刻開車，十一點三十分杭州在望了。距離車站約半里許，已遙見車站站滿了僧尼居士，各執彩色小旗，鵲候歡迎，及車離站時，大師的手從頭等車廂裏伸出去，和歡迎的代表打招呼，誰也擋不住，從月台上跳上車來三五個，把大師攙扶下車（不，似乎是幾個人抬下車的）。到了月台上，各報記者包圍了大師，爭相訪問，使大師無法回答歡迎羣衆的謝禮。最神氣的是大同日報和浙江日報兩個攝影記者，在漫多的人頭鑽動中，神速的爲大師攝了兩個鏡頭。跟着，大師便在歡呼聲中被扶上了小汽車。汽笛一鳴，大小汽車，浩浩蕩蕩的直開往靈隱寺。車抵靈隱，正是正午，飛來峯頂的驕陽，從雲端裏射出光芒，照耀嘉賓，幽靜的雲林古寺，被到來的一羣賓主們打破了沉默。夾道的松林裏，滿貼着彩色的歡迎標語，大山門高懸着一歡迎太虛大師蒞杭大會一的黃布橫額，老遠的便映入眼簾。走進山門，彌勒的笑和大師的笑，心光相印成了一片，令人頓覺如入龍華三會。在大佛殿鐘鼓聲裏，大師被迎接至聽濤軒休息。諸山住持，各界仕女等，這時都陸續的來爲大師禮拜。新聞記者們也不辭辛勞的從城裏起來訪問，大師倒不覺得疲倦，很開靜的躺在搖椅上與來者一一接談。我因爲是隨大師同來的，所以也被附帶的注意，同時也分一分大師被訪之勞。午飯後，大師休息了，承新舊知友陪到各處參觀，在法堂上看到大師以前送却非方丈的對聯：「奪却境人，行深般若波羅密。都非心物，義證菩提阿耨多。」又看到慧明老法師的關中遺像，再各處繞了一轉，便回聽濤軒休息。至下午三時，更與密迦蔡南式萬空育枝諸君遊岳廟，鳳林寺諸處，並泛舟至湖心亭，三潭印月一遊。以日暮未能盡性暢遊，而西湖佳麗已稍領略。在返靈隱途中，仍約次日再遊。

次日端午曉起，大師交下宿靈隱聽濤軒詩一首：

一撫西湖劫後痕，十年重宿聽濤軒。小唐民族大同世，次第冷然入夢魂。

我也隨即倚壁拜和一絕：

隨緣一鉢了無痕，且伴煙雲宿紫軒。臥聽松濤聲入奏，山僧古寺動吟魂。

早飯後，寺主請大師遊西湖，看看端午節的龍舟競賽。大家興高彩烈，一致隨行。大師坐轎，我們徒步，一會兒到了湖邊岳墳，走進廟裏看看，覺得忠奸的榮辱，令人感觸萬千，岳王碧血丹心，精忠報國，博得後人崇敬，流芳百世。秦檜，王氏，萬俟卨，張俊等，誅忠傷良，禍國殃民，被後世唾罵，遺臭萬年。這忠奸的結果，實在值得人們警惕的。大師背遊岳墳詩云：「一皇皇壯語語天地，痛飲黃龍酒一杯，豪氣到今莽飛動，豈徒廟貌供人哀！」大家在岳廟內外，兜了一轉，便分登小舫泛西湖，大師說：「先到孤山，再至湖心亭，後到三潭印月。」一鳳林寺退居說：「好！照大師指定的游程開船！」四個船夫，非常賣勁，不介意間孤山到了，一起上岸漫步，在林和靖的放鶴亭小坐，聽大師談談林逋軼事，甚是有味。而今林墓荒蕪，梅鶴俱過，一片荒涼，亦只徒供詩人憑弔而已！三十年前，大師來遊孤山，詩寫林處士的流風餘韻：「一久羨孤山勝，蹉跎始一遊，梅宜新月映，鶴共暮雲收，啼鳥迎人立，清泉繞石流，高僧與高士，風韻此長留。」此中高僧，指孤山智圓禪師，高士即指林逋先生了。繞行至平湖秋月略進茶點，登舟游湖心亭。

湖心亭，居全湖中央，是明儒孫孟所建，繞亭皆水，環水皆山，在湖心平眺萬類，饒有心得。大師昔有詩云：「湖心亭外翠烟浮，千里何曾負此遊，四面青山憑眺裏，料應解盡重憂憂。」亭主聽說大師到了，連忙出來迎接，招待茶點，並求大師和他們合攝一影，以留紀念。從湖心亭到三潭印月，這是一段最佳麗的距離，因爲三潭印月，也在湖中，在湖心亭之南。香雲薄薄，湖水洋洋，游人在陶醉中，蕩漾的輕舟已抵三潭，從小瀛洲登岸，沿先賢祠，永明禪院，直達三潭印月正門。先賢祠供奉三牌位，姓呂，據說都是浙江崇德呂族的祖先。永明禪院是宋永明壽禪師的靜居，很大，門額是康有爲寫的。可惜現在衰落了，也不見一個和尚，事奉香火，看樣子似很難保得牢。大師會在此扶杖緩步，並低聲講了些永明壽的事蹟，令人動今昔之感。隨着又到萬字亭，徑圍九曲橋等處留了鏡頭，記者會和大師在三潭印月的「我心相應」處，合攝一影，如不是製版太貴，倒很願意將所有游湖的鏡頭，供諸同好。橫上兜了一轉，到觀瀾樓小憩，已經正午了，祖山寺雪亮方丈預備的午飯還沒有送來，大師命就近先買點新鮮蔬菜煮食，尊榮煮好了，午飯也送來了，因在觀瀾樓午餐。席間，人很多，大師倡議聯句，大家贊同，並請大師先說。大師連吃了幾口蔬菜，目光向四座射了一下，微笑地說了：「佳節逢端午，」這第一句說出口停了一息，第二句仍無人接上來，大師又接着連說三句：「西湖看競舟，魚鱗觀橫上，尊榮煮樓頭。」我聽了，知是八句律詩來頭，上半截既經大師一人說出，下半截我們總得要想辦法，大師也連催「你們說！你們說！」最後由記者將下半截續成：「波湧三潭印，藕經九曲幽，四圍青嶺

海藥晶

● 應用科學

● 改良國藥



● 弘揚佛法

● 建設淨土

全國各大
藥房均售

主治

中風(腦溢血)
動脈硬化
半身不遂
口眼歪斜
手足麻木
風濕骨痛
言語不清
頭昏等症

佛光牌



註冊商標

佛慈大藥廠製

總發行所 上海西藏路三十九號